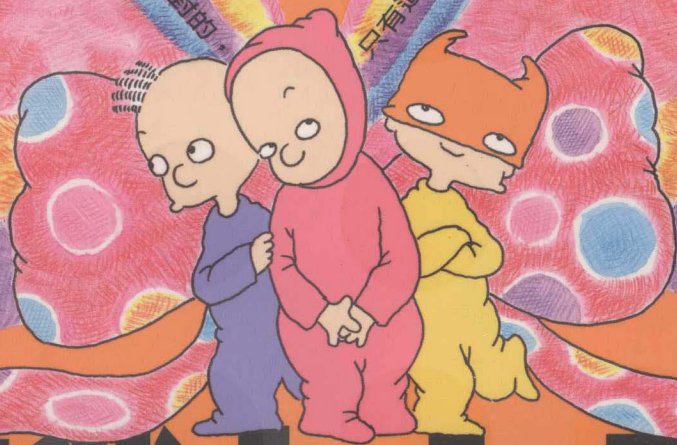


朱德庸  
◎ 作品

這個世界不是絕對的。

只有這些小孩是絕對的。



# 絕對小孩











**朱德庸**  
**絕對小孩**

這個世界不是絕對的，只有這些小孩是絕對的。



一對不正常的父母，創造了這個不正常的小孩，雖然他每天都努力想變成正常的小孩，每次訓導處播音卻總少不了他的名字。



一個不想乖但每天都在裝乖的小孩。只是不管怎麼裝乖，父母就是覺得他很乖。



討厭覺得自己並不討厭，可惜跟他以及他父母接觸的人永遠會忍不住尖叫。



我的同學



我的狗



我的貓



我的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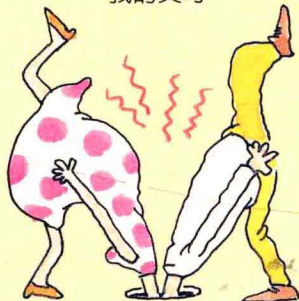
以後再也不跟女生打架了……



還是單純的數羊好像  
比較能睡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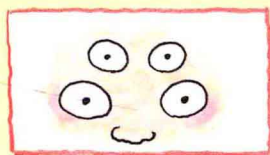
我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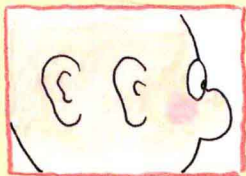
我的尖叫人生……

我的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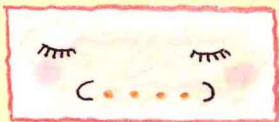
一個稀奇古怪的女孩，帶著  
一群稀奇古怪的女生，跟住  
一堆稀奇古怪的男生，滿腦  
稀奇古怪的念頭。



如果人類多一雙眼睛，  
那我就會比現在看多一倍



如果人類多一對耳朵，  
那我就會比現在聽多一倍



如果人類多一隻鼻子，  
那我就會比現在嗅多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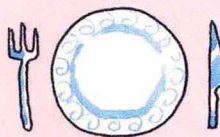
▼ 比賽小子

因為擁有比別人都認真的  
父母，這個小孩只好每天  
都在和別人比賽。他的獎  
杯每年比別人遞增，他的  
身高卻每年比別人遞減。



● 貴族妞

由於父母都很有錢，所以  
她永遠很貴族。他們全家  
的貴族品味只有貴族學校  
能夠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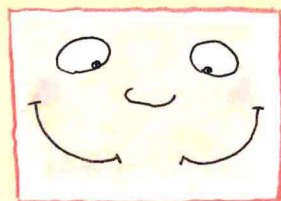
沒辦法想像餓肚子的滋味



沒辦法想像沒華服的感覺



那你就會比現在胖一倍！



如果人類多一張嘴巴，  
那我就會怎麼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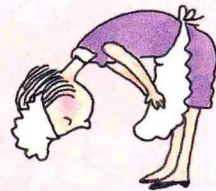
還不快去參加比賽！



拿錢來！



更沒辦法想像沒爸媽的日子……



沒辦法想像沒傭人的生活





每個小孩每天都以他們不可思議的方式活在這世界上……





自序

朱德庸

# 讓我們每天再做一次小孩

每個人都有一次童年。

畫漫畫剛滿二十年的我，以前有兩種題材從來不碰：一種是動物，一種是小孩。不畫動物是因為我太愛動物了，以致於無法在牠們身上開任何玩笑；不畫小孩是因為我太討厭小孩了，以致於我根本排斥畫他們。

我討厭小孩的程度到連我自己的小孩出生後我都躲進書房三天沒有說話。記得我老婆當時嘆了口氣對我說：這孩子我還是自己養吧。

我討厭小孩，因為我不想再想起我的那一次童年。

一直到我的小孩五、六歲之前，我都在學習做一個父親該怎麼去愛孩子。很長一段時間，我被迫陪著他一起成長；在他度過他童年的同時，我自己竟然也彷彿重新度過一次遺忘已久的童年。

那段日子裡，我的許多兒時記憶就像從大腦的閣樓深處一點一點被清掃出來，有快樂的也有不快樂的，有清晰的也有模糊的。而重新經歷這些童年事件，卻讓我再一次看到我自己其實是個什麼樣的人。

小時候的我，是個非常自我的小孩。我不做我不喜歡做的事，不交我不喜歡交的朋友。當然，我絕不是那種會討師長歡心的小孩，反而比較像《絕對小孩》漫畫裡披頭、五毛和討厭的綜合體。想想就該知道當時我活得多麼艱難了吧。而非非常奇特的是，當我在腦海中再一次看到那個坐

在幼稚園窗邊三年只會看雲的小孩、那個放學路上遇到陌生人總是偷偷發笑的小孩、那個寒暑假蹲在院子角落悄悄玩蟲的小孩、那個被老師、學校因為意見太多踢來踢去的小孩，我卻突然發現：幾十年後每逢我面臨人生轉折點絞盡腦汁想出來的答案，其實都沒有超過童年時「那個小孩」對許多事情的「反應」。

原來，我們每個人童年時那個孩子，並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脆弱，比起大人，小孩甚至在心理上更強韌，尤其是他們的本能。你會發覺面臨各種抉擇時，小孩永遠能最快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這是大部分人無法做到的。因為「大人」的選擇，往往只是符合身邊眾人的期待，而不是自己的真實需要。我認為，大人的本能早已在社會講究最大化的合理性要求下逐漸消失，就像我的兒時記憶消失在我腦海中的閣樓深處一樣。

我開始明白：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已經被成人世界毀壞得如此之深，連自己的思考模式都一天天、一步步被推向相反的自己。而我以往不願再想起的那段童年，累積的就是小孩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間、我孤獨的對抗和妥協。

終於了解這些，是我自己的孩子十歲那年。那年初春，我陪他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裡一面玩雪，一面開始畫《絕對小孩》。

是的，小孩是有一個屬於小孩自己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截然不同。他們能以奇特的想法看待任何事物，所以他們對整個世界總是保持著詼諧荒謬的眼光，這和大人對任何事物都帶著先入為主的主觀念完全相反。只是因為小孩世界對大人世界無益，於是大人拼命想把小孩從他們的世界裡拉出來。

在《絕對小孩》裡，我畫的是小孩眼中的世界，以及小孩世界和大人世界的拉拉扯扯。我相信，這兩個世界的拉扯會一直繼續下去；但我也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是不是常有會飛翔起來的感覺？對了，那就是小孩的世界——只有想像，沒有限制；彷彿擁有好多對翅膀、永遠可以在雲朵上遊戲。

每個人都有一次童年，每個人都都會長大。我們每個大人每天都以各自努力的方式活在這世界上，每個小孩每天卻以他們各自不可爭議的方式活在這世界上。如果，我們讓自己的內心每天再做一次小孩，生命的不可思議每天將會在我們身上再流動一次。

# 朱德庸

這個人

他有一雙成人的眼，和一顆孩子的單純的心。

江蘇太倉人，1960年4月16日來到地球。無法接受人生裡許多小小的規矩，每天都以他獨特而不可思議的方式裝點著這個世界。

大學主修電影編導，28歲時坐擁符合世俗標準的理想工作，卻一頭栽進當時無人敢嘗試的專職漫畫家領域，至今無輟。認為世界荒謬又有趣，每一天都不會真正地重覆，因為什麼事都會發生，世界才能真實地存在下去。

他曾說：「其實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愈高，愈需要幽默。我做不到，我失敗了，但我還能笑。這就是幽默的功用。」又說：「漫畫和幽默的關係，就像電線桿之於狗。」

朱德庸作品經歷多年仍暢銷不墜，引領流行文化二十載，正版作品兩岸銷量已逾七百萬冊，佔據各大海內外排行榜，在台灣、韓國、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地區及北美華人地區都甚受歡迎。作家余華說：「朱德庸用一種漫畫的巧妙的方式，告訴我們什麼是愛情。」作品陸續被兩岸改編為電視劇、舞台劇，也被大陸傳媒譽為「唯一既能贏得文化人群的尊重，又能征服時尚人群的作家」。

朱德庸創作力驚人，創作視野不斷增廣，幽默的敘事手法和純粹的赤子之心卻未曾受到影響。「雙響炮系列」描繪婚姻與家庭、「灑女郎系列」探索兩性與愛情、「醋溜族系列」剖析年輕世代的觀點，他在《什麼事都在發生》裡展現「朱式哲學」，在《關於上班這件事》中透徹人生百態，《絕對小孩》則真實呈現他心底住著的，那個絕對小孩的觀點。

## 朱德庸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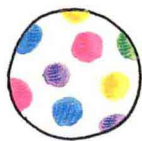
雙響炮·雙響炮2·再見雙響炮·再見雙響炮2·

霹靂雙響炮·霹靂雙響炮2·麻辣雙響炮·

醋溜族·醋溜族2·醋溜族3·醋溜CITY·

灑女郎·灑女郎2·親愛灑女郎·粉紅灑女郎·搖擺灑女郎·甜心灑女郎·

大刺蝟·什麼事都在發生·關於上班這件事





# 目錄

這六個小孩絕對很麻煩！ 002

讓我們每天再做一次小孩 自序 008

朱德庸檔案 010

目錄 011

012 第1章／自己玩一玩

050 第2章／自己想一想

084 十二小精靈亂七八糟定律

090 第3章／自己在家裡

120 第4章／自己在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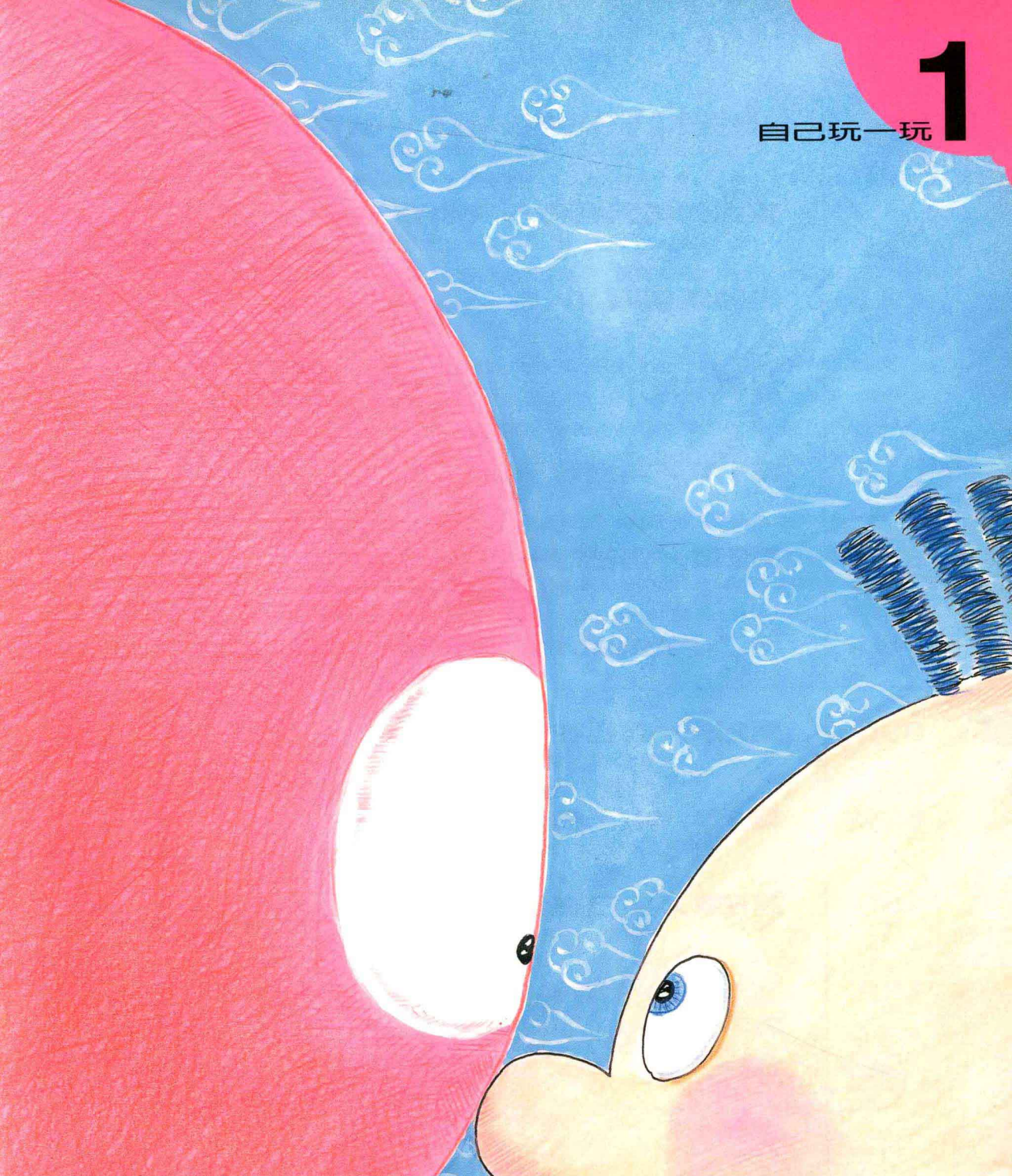
150 第5章／自己在世界

182 你自己心裡是不是還住著一個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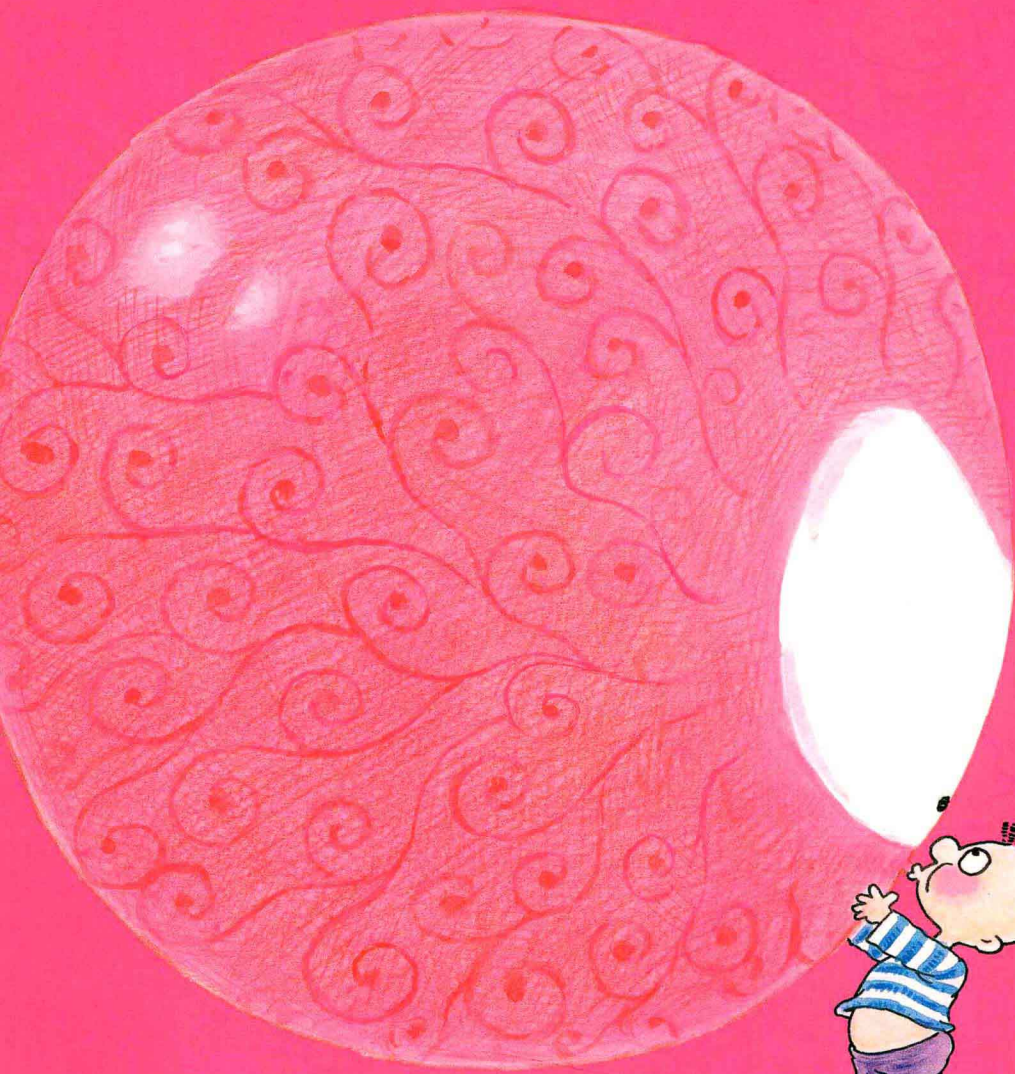


自己玩一玩

1







哼！看你脾氣大，  
還是我脾氣大！